

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

论宗教

(摘录)

哲学经济研究所哲学组編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哲学经济研究所印

一九六二年三月 烏魯木齊

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摘要)

一、宗教及其产生和发展	1—25頁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是社会存在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	1—7頁
2、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7—25頁
二、宗教的实质及反动作用	26—44頁
1、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26—31頁
2、宗教是剥削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	31—37頁
3、宗教和教会向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	37—42頁
4、宗教的道德是虚伪的	42—44頁
三、历史上的宗教批判和反宗教斗争	45—50頁
1、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的批判的胚胎	45—46頁
2、反宗教斗争具有阶级斗争性质	46—50頁
四、宗教的消亡及无神论的发展	51—69頁
1、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	51—55頁
2、科学和无神论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55—69頁
3、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	69—69頁
五、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宗教的论述	70—90頁

1、共产主义者应当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必须同宗教
 偏見作斗争.....70—77頁

2、就國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
 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
 私人的事情.....77—82頁

3、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82—86頁

4、宗教信仰自由.....86—90頁

編后語.....90頁

一、宗教及其产生和发展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是社会存在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

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靠天国，而是靠人间生活，而且随着现实的现实（真理即使是宗教）的解体而会自行没落的。

馬克思：“1842年9月30日致魯格信”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54

年影第5—6頁。

反宗教的批判的破路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那些尚未獲得自己政治解放，已的人的自覺意識和自我感覺。這人並不是超驗的靈魂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正像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起點和終點，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總匯，它的起點和終點，它的靈魂的歸宿（見其附錄）【宗教和社會】，它的熱情，它的道德上的保證，它的條件和前提，它藉以安慰和聯系的普遍語言。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憑借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秋——1844年初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53頁

宗教按其本質來說就是剝奪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內容並將其彼岸之神影，然後彼岸之神大發慈悲，把一部分恩典送給人和大自然。只要對彼岸幻影的信仰還很強烈很狂熱，人就只能用這種迂迴的辦法取得一些內容。中世紀的強烈信仰無疑地賦予這整個時代以巨大的力量，雖然這種力量處於不自覺的萌芽狀態，但並不是來自外面，而是來自人的本性。信仰逐漸削弱了，宗教隨着文化的日益發展而破產了，但人還是不能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質，把自己的本質神化，變成一種新的本質。人處於這種不自覺而又沒有信仰的狀態，精神上會感到空虛，他對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而且這種空虛，對宇宙的永恆事實的不相信，會一直存在下去，只要人還不了解，他當做神祇崇拜的本質就是他自己的，但直到現在他還不認識的本質，只要——我們必照沙爾巴哈的說法？

空虛早已存在，因為宗教就是人的自我空虛的引為；現在，當這空虛這種空虛的將紅色衣服褪色的時候，當這散落的雲霧消散的時候，你才大吃一驚，這種空虛現在是怎麼暴露出來呢？

恩格斯：《英倫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4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7—548頁。

人們迄今總是為自己造出關於自己本身、關於自己是何物或應當成為何物的種種虛假觀念。他們按照自己關於神、關於模範人等等觀念來建立自己的關係。他們頭腦的產物統治他們。他們這些創造者就屈從於自己的創造物。我們要把它們從幻想、觀念、教條和親戚的

存在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再在這些東西的枷鎖下呻吟喘息。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頁。

宗教本身既無本質也無主體。在宗教中，人們把自己的經驗世界變成一種只是在思想中的、理想中的本質，這個本質作為某種異物與人們對立着。這決不是又可以採用其他概念，用“自我意識”以及諸如此類的語言來解釋的；而是應該用一向存在的生產和交往的方式來解釋的。這種生產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純粹概念的轉移的，就象自動機的發明和鐵路的使用不以熱力學為轉移一樣。如果誰真的想談宗教的“本質”應該這一層次的本質的物質基礎，那麼，他就應該卻不在“人的本質”中，也不在上帝的真詞中去尋找這個本質，而只有到宗教的每個發展階段的現成物質世界中去尋找這個本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0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

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切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來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取不过是在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发生或迟或速的变革。在考察这种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经济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映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们所藉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换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态度为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实的冲突中去求得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导言》（1859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40—341页。

新的事实使人们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于是就发展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社会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常常是一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之，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

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个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1878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种形式中，取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1878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所遗忘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同时必须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说明，而不是象先前那

樣作得相反。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1883年3月）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1—6頁。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歷史進展法則，按照這個法則，一切歷史上發生的鬥爭（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領域中發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發生的），實際上只是各個社會階級彼此鬥爭的多少明顯的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則是由它們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組織和方式以及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組織和方式來約定的。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政變日”三月序言（1856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222頁。

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它一下子就消除了這個矛盾，重新並宣佈了當地宣佈了唯物主義的勝利。自然界是不以任何哲學而獨立存在的。自然界乃是我們人本身即自然界的產物並以生長起來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了，由我們的宗教幻想所造成的神祕不過是我們自身本質的幻覺的反映。

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364—365頁。

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詳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分第487頁。

說那是那些激發和組織社会感情的观念的复合，这不对。这是抹杀观念的动員起原的波格丹諾夫的唯心主义。神首先是（在历史和生活里）由人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以此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神的观念的起源和真实作用是这样的，但是民主派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以一行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宗教观念的斗争形式。

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

現在无神论在别国或者在俄国，任何捍卫或保护神的观念的行为（甚至是最巧妙的人、最善良的）都是庇护反动派的行为。

列宁：“致阿·馬·高尔基”（1913年12月）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0頁。

2. 宗教的产生及发展

既視历史，无視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們編造了一部奇特的“天感史”，否認真实的过去

典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与世隔绝的历史典有这种意义，他们便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神圣的终极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目前其说，他们声言后来的18个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博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对大自然进行的艰苦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地感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能够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怀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博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最要博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欣赏它。只是用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荒唐的迷信，其根源也总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宗教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永远忘却；不然的话，这种“有神论”历史自然要落到这样的下场。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么说，“有神论”中世纪确实使人彻底善化，产生农奴制和 *ius primae noctis* [初夜权] 等。卡莱尔大为不满的现代的无神论恰好是现代的有神性。由此也可

以明日，为什么我在前面把人叫做斯芬克斯謎語的解謎者。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問題：神是什么？德国的哲学这样回答問題：神就是人。人只須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謎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阔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博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奥妙和复杂的反映。

恩格斯：“英译状况 评托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頁。

……意識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們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識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識，是对于开始意識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关系状态的一种意識。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們对立的，人們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們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5頁。

沒有土地所有制，在實際上是整個東方的關鍵。政治和宗教的權力即根據于此。但東方人沒有達到土地所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以為主要的在氣候，和地勢有關，特別是和那個由約拉橫貫阿拉伯、波斯、印度、往東甚至亞洲最高地的大沙漠地帶有關。人工灌溉是這里農業的第一個條件，這是村社、省和中央政府的事情。東方的政府者是只有三個部 即財政（掠奪國內）、戰爭（掠奪國內和外國）和公共勞動（照顧再生產）。在印度的不列顛政府對於第一第二部稍有一些層層的調度，對於第三部却完全不管，以致印度的農業沒落了。自由競爭在那裡是完全不名貴的。這種人為的土地肥沃化——只要水的管理一垮台馬上就完結了——說明了一種頗為奇怪的事實，即從前耕作很好的整個地帶（帕爾米刺、庇特立以及巴門的廢墟，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方），現在為什麼變成荒蕪不毛之地；而且又說明了一種事實，即一次單獨的徹底破壞的戰爭可以使一國居民滅絕幾世紀之久，可以使它的全部文明完全消滅。我相信穆罕默德以前南阿拉伯商業的毀滅也屬於這一類，你認為這種毀滅為穆罕默德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很對的。我對於公元最初六世紀中的商業只知道得不很詳細，不能判斷；當時一般物價的世界狀況便經過波斯往黑海、經過波斯灣往敘利亞和小亞細亞的迂回路線，比經過紅海的路線，好到怎樣的程度。然無論如何，在有秩序的波斯薩塞尼朝帝國中，隊商相對的安全不是沒有決定作用的，在另一方面，從紀元二百至六百年間，巴門幾乎不斷地遭受阿比西尼亞人的奴役、侵襲和掠奪。當羅馬時代尚以繁榮的南阿拉伯諸城市，在七世紀中却變成了真正的廢墟荒野；而鄰近的貝魯特人在五百年中對於他們的

起源，获得纯粹神话的、荒唐无稽的传说（参看“阿兰经”和阿拉伯的历史编纂家塔瓦伊利的著作），那里文字所用的字母虽不是另一种，但差不多完全不能认识，在事实上，那种文字甚至于毁灭了。除某些一般的高地状况所促成的排挤外，这样的事情是先有一种完全的武力破坏的，这只能由波斯或比邻人的侵入去解释。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约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时的时候，这显然是阿拉伯人惊惶的民族感情第一次行动，此外，这种感情也是由波斯人从北方的侵入——几童至麦加——刺激起来的。我这几天将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人的历史；此时觉得这历史带有贝督英人的一种反定居的，可是失败的都市农民的反动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上也极分崩离析，带有一种堕落的自然崇拜和一种堕落的偶像崇拜与基督教混合。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6—547页。

由于手，发声器官和眼睛不仅在每个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里共同活动，人便有能力来进行日益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愈加复杂，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样化。打猎和畜牧以外，又有了耕种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金属器具制造业、陶器制造业和航行。与农业和手工业一起，终于出现了艺术与科学。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部族。法律和政体发展起来了。人，生活在人头脑中的幻想式的反映——宗教也一并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在远古的时候，人們还絲毫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解释梦境的现象，便以为他們的思維和感觉并不是他們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并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自从这个时候起，人們就不得不思索到这个灵魂对外界的关係。既然灵魂在人死亡时就跟肉体分开而繼續活着，那便没有絲毫理由去設想灵魂另外还有什么死亡了。这样就产生了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这个观念，在那一发展阶段上，并没包含任何可以安慰的东西，只令人覺得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并且，例如在希腊人中間，往往被人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不幸。到处引伸了关于个人不死的这些臆想，并不是宗教上的实践的需要，而是这样一種簡單的情况，即人們既承认有灵魂存在，就由于一种的局限，怎样也弄不明白，灵魂在肉体死亡后又該到哪里去呢？完全同样的，由于自然力被神化为人的緣故，最初的神灵也产生了，这些神灵在宗教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总总采取了超世能力的地位，一直到由于在智力发展行程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差不多可以說这是必然过程——的结果，在人們头脑中终于从許多或多或少有控制 and 彼此限制的精灵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单一独特的观念。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876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
集第2卷第366—367頁。

古希腊多倫哲學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发的唯物主义

义，它不能说明思维对物质的关系。可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起了关于脱离肉体的灵魂的学说，而后引起了灵魂不死的说法，最后引出了一神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年—1878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页。

但是，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做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随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种人民中，取得各种不同的发展的个性化。很清楚地，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度欧罗巴人民而言，可以追溯到它在吠陀经（*Ṛgveda*，即吠陀经）宗教的基本去典（——译音）上的最初出现；在其往后发展中，它更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尔曼人中间，并且——如果有充分材料的话——还在凯尔特人与斯拉夫人中间，得到了详尽的说明。可是很快的在自然的力量之外，出现了社会的力量，——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人看来，也和自然力量一样是异己的，并且最初也是同样的无从索解，它也象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于人之上。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神性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而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整个综合体，转移与一个万能之神的身上，而这个神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由此产生一神教，这在历史上，是后期希腊俗流哲学的最

后产物，它体现于犹太教的属灵族性的解和消融之中。在这个解于使用而且适于一切形式之中，宗教只能当人们事实上处在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之下时，作为这种支配于人们之上的力量的直接形式，即感情形式而继续存在。

我們已經不只一次地看到，在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人們被自己所造成的经济关系、被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所支配，好似被某种异己力量所支配一样，所以宗教的思想反映过程的真实基础继续存在，因之，宗教反映本身与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异己力量的这种支配的因果关系，有了某些理解，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既一般地不能制止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更不能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所謂：人取法而神指揮（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統治）。單有認識，即便是比资产阶级经济学更进步更深刻的認識，也不夠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統治。为着这个目的，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行动完成之时，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有计划地加以运用，并因此而使自己及一切社会成员脱离奴役状态的时候（直到现在，人們自己所生产的一切，但与他们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是作为不能克服的异己力量——他們束縛于这种奴役状态之中的），也就是說，当人們不但能設法而且能指揮的时候，——只在这个时候，直到现在还反映于宗教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方才归于消灭。那时宗教反映的本身，也就随之归于消灭，原因很簡單，因为在那时，已經没有什么东西可被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7—1878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3—335頁。